

孙滨
著

用快乐修行

Yong Kuai Le Xiuxing



 华文出版社

孙滨
著

用快乐修行

Yong Kuai Le Xiuxing

信文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快乐修行 / 孙滨著. —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5187-0017-2

I. ①用… II. ①孙…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313122号

责任编辑 李 勇
装帧设计 吴燕妮
出 版 社  语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南小街51号 100010
电子信箱 ywcbisywp@163.com
排 版 北京杰瑞腾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北京世艺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语文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规 格 787mm × 1092mm
开 本 1 / 16
印 张 13. 25
字 数 17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定 价 38. 00元

 010-65253954(咨询) 010-65251033(购书) 010-65250075(印装质量)

开头想说的话

有人说请名人写序的书都不好看，所以我也不劳烦那些“大咖”了。再说，原本认识的几个名人他们大都只热衷于写自己的人名，咱还是老老实实自力更生吧。

写这本书没什么很强大的目的，只因在 2004 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不说再见》，五年后又出版了第二本书《我看行》。掰指头一算，到 2014 年又过了五个年头，似乎依照固有的节奏，应该再搞点小动作了。

说是小动作，一点没自黑的意思，因为这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玩意儿真没太大的技术含量，完全不深奥、不华丽，都是平时想起一出是一出随手记下的，别说跟文学大家比了，就是面对高考的满分作文都不好意思抬头。而且，这一次写作与以往不同，跟本职工作没半毛钱关系，珍爱生命，远离舞台。

那还有什么看头呢？第一次把初稿发给王旭明社长，他看过几篇后便会心一笑：“没想到表面上看起来苦大仇深的一个人，骨子里藏着的还有那么点

小情趣、小乐子。”我告诉王社长，对于某些抑郁的或是正走向抑郁的人，我的书估计比药片管用，不信随便赠他们一本翻翻，然后再测量感知快乐的指数，水银柱子绝对噌噌往上涨。

咱不看广告看疗效嘛。

回顾转瞬即逝的这十年，谁都有艰辛、有苦痛、有挥之不去的纠结和烦恼，但我坚信大多数人都一样，尽管日子过得不容易，生活中的我们还是留下了更多的欢笑、更多的自我满足的好。就像消费掉的每一天，虽然寒夜会不可避免地到来，但黑暗的时光在记忆中终究是短暂的，大不了睡一觉就没了，睁开眼还是最新鲜的太阳。

所以，从我手下流走的文字都是带着阳光味道的，不信就把你发霉的心情在它面前摊开了晒晒吧。

爱吐舌头照相的爱因斯坦看起来像个老顽童，他曾经戏言什么是相对论：如果你坐在一位美女身边，两小时也会觉得只是一分钟；如果你坐在一个火炉旁边，一分钟也会觉得是两小时。

这例子简单生动。它说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是相对的，以截然不同的心态感知生活，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推倒眼前的各种大火炉子，拉来各种大美女，让欢欣鼓舞的荷尔蒙随处蔓延。

这就是我所说的——用快乐修行。

另外想说的是，在《我看行》销售如火如荼的时候，闺女已经拔地而起渐渐懂事了。有一天，她看着那本书的大海报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咱俩一起出本书啊？”眼睛里全是期待和向往。

这次，我把她学龄前的涂鸦挑选了一部分当做插图，用天真的色彩和快乐来调剂我的文字，也算是圆了她多年前一个纯洁的梦吧。

目 | | | 录

开头想说的话 / 1

第一章 | 童年是一颗汲取快乐的种子

大头大头，下雨不发愁 / 3

纯种旱鸭子 / 7

啥时候打一架 / 11

世界那杯不是我的 / 14

瞬间改变的人生 / 19

“三顾毛驴” / 23

56 排 3 号 / 27

那一天大地飘摇 / 32

胶片时代 / 36

子非鱼安知鱼之悲 / 40

你是天才你知道吗？ / 43

我来世界的那天 / 47

**第二章 | 青春酿出的快乐总是
华丽丽的**

- “学霸”争霸战 / 53
- 历史之痛 / 57
- 高考是场永远的噩梦 / 60
- “军岛上嫂” / 64
- 喜欢飞翔的样子 / 67
- 重回 22 岁 / 72
- 速冻爱情 / 77
- 方便面他爸没了 / 80

**第三章 | 快乐就是一座恒久的
金字塔**

- 谁是王致和 / 87
- 隔墙有耳 / 91
- 赶明儿我也当“摄爷” / 95
- 我为亲人熬米汤 / 99
- 假到顶了 / 105
- “天气娱报” / 108

第四章 | 快乐是一滴滴榨出来的

- 土豆命 / 113
- 人出没，熊注意 / 116
- 都是月亮惹的祸 / 119
- 歪瓜裂豆也得抢 / 123
-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 / 127
- 锅碗瓢盆也疯狂 / 130
- 家有早姑娘 / 134
- 识字秀 / 138
- 有多少因果可以重来 / 140
- 把家庭放第一位吧 / 144

第五章 | 用快乐修炼成闲云野鹤

- 小 S 学外语 / 149
- 不是所有的误解都难过 / 152
- “尴的尬” / 155
- 小 K 的短板 / 158
- “土豪”的土 / 162
- 小广告，大灾难 / 166
- 想说爱你不容易 / 169
- 朝鲜，朝鲜！ / 172

第六章 | 夕阳是用快乐烘烤的一道晚餐

迷迷糊糊的中年 / 177

老驴的抠门生活 / 181

黑泡泡女皇 / 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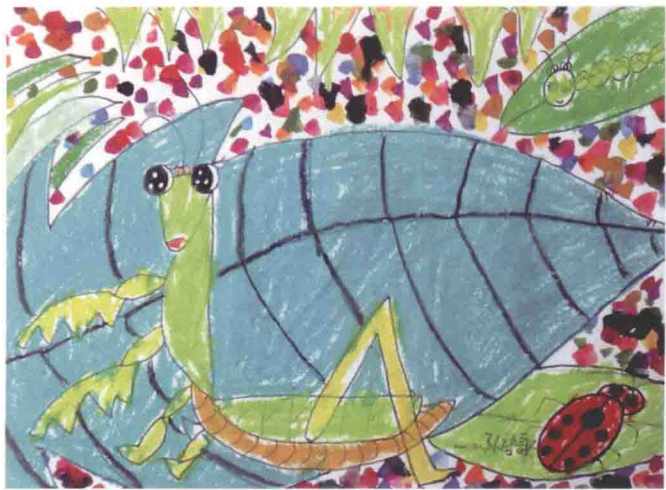
超市游击队 / 189

穷家万贯 / 192

“双扶”持久战 / 196

告诉妈妈我爱她 / 200

童年是一颗汲取快乐的种子



无论藏在哪抔泥土里 / 或肥沃 / 或贫瘠 / 我们都会冲将出来 /
而且问候世界的力度 / 或清脆 / 或沙哑 / 并没有多大差别 /
重要的是 / 天上落下多少快乐 / 在我们的光合作用下就会变为
多少成长的营养

大头大头，下雨不发愁

我有个小名叫大头，是很小的时候爸爸给起的。因为打我生下来，脑袋就出奇地大。

每次小伙伴们唱：大头大头，下雨不发愁，人家打雨伞，他打大奔儿头……我都以为这歌谣是针对我发明的。

因为头大，所以对于年纪轻轻的我来说，怎样正确地掌握身体的重心就显得尤为艰难，很多时候都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用我妈的话来说就是“头重脚轻根底浅”。走路稍不注意，就会扑向大地母亲的怀抱，而且偏偏赶上我的上肢天然“呆”，每次摔倒都不会用手扶地，害得脑袋直接去问候泥土，直到现在我还依然清楚地记得脑门儿嗡嗡作响、满嘴苦涩的滋味。一旦听到我撕心裂肺的哭声，左邻右舍的好心人们都会知道，这可怜孩子又摔倒了。好在那时我的鼻梁骨尚不缺钙，除了留下几道伤痕之外还算坚挺，否则依照那么高频率的以头抢地，长不到五岁我的头就得像冬瓜那么光溜平滑了。

不知道是不是被摔怕了的缘故，头很大的我却胆子很小，怕一切陌生及刺激性的事物。先说虫子，甭管是会飞的还是会爬的，会咬的还是会叫的，一律都在我的戒备之内。那年月没什么可玩的，所以到了夏天小伙伴们都爱养蝈蝈儿和蚰蚰儿。这两种廉价的宠物恣意生长，尤其是蝈蝈儿挺着个大肚子不可一世。我必须承认，直到现在我都没敢下手去和它们亲热过，那一道道印着花纹的肥肚子怎么看怎么邪恶，总让我不寒而栗。

有一次，小伙伴们斗蚰蚰儿的时候很瞧不起地问我：“你敢抓吗？”六七岁的小老爷们儿自尊心是很强大的，神圣不能侵犯。在一个一寸长的虫子面前我怎么能低头认输呢？“怎么不敢？！”我喊出来的声音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我那略带颤抖的手伸向了那个黑黢黢的家伙。说实话，那绝对是我第一次去擒获一只蚰蚰儿，那家伙也许看穿了我的怯懦，在纸折的槽子里骄傲地跑来跑去，翅膀得瑟得像小姑娘跳迪斯科时穿的蝙蝠衫。我无从下手，第一不敢，第二不会。在轻蔑的目光中，我咬牙屏气照着它的身体就捏了下去，估计是力道太大或者是没弄对地方，那个小黑将军在我手起指落的瞬间狠狠咬了一口，顿时指尖传来钻心的痛，我顾不上那些耻笑，扭头跑出了战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正眼看过那些黑将军们，即使夏夜里传来它们婉转的哨音，也没唤起我对它们的爱，脑海里回旋的都是其占我便宜后得意的笑。

除了这些虫虫特工队外，胆小的大头还怕爬山下河。我小时候住在山城，连绵的大山是我们这些孩子经常玩耍的地方。很多男生尤其是比我年龄大的，为消耗掉肚子里粗糙的棒子面和山药蛋，经常找机会挑战自我，特别像现在的极限运动。他们上山根本不走寻常路，而是专找陡峭的岩石往上爬，理由是没人走的地方才有大个儿的酸枣和山杏。这样的活动我是从来不参加的，他们也懒得带我。可有一次，邻居家的大哥不知是哪根筋不对非要领我去，还不由分说非得去。我硬着头皮跟着探险队出发了。来

到一处荒芜的峭壁，一种不祥之感从我后脊梁一直往上冒，还没怎么着汗就下来了。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大哥特别仗义，让别人先爬给我做示范，最后他扶着我上。

那特别有质感的岩石怎么形容呢——蹬在脚下，打滑；抠在手里，冰凉。在它面前，我的胳膊腿儿显得特别纤细。几经努力，我坚持到了半山腰。抬望眼，脑袋顶上是另一个小哥的臭鞋；往下，根本就不敢看，山风袭来仿佛云就在身边。在这种节骨眼儿上，想退缩是不可能了，人生中第一次尝到了绝望的滋味。“仗义哥”不断鼓励着我，在我没地方可踩的时候毅然伸出手握住我的脚往上顶，老远一看赶上练杂技的了。那一刻，我被浑身的颤抖包裹着，想哭都没力气。

经过漫长的折磨，我终于到达了崖顶，狂跳的心总算落到了肚里。站在平地上，那种踏实的幸福给多少玻璃球都不换。带着一阵快感的眩晕，我一屁股坐在草丛里。谁想到怎么那么寸，无意中我坐死了一只正在青草间嬉戏的马蜂，和它一起玩耍的另一半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地奔我而来，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照我宽阔的脑门就是临门一蛰，顿时我就感到了火烧一样的疼痛，没过一会儿就诞生了一个硕大的包，和我的脑袋特别匹配。

各种人生的第一次密集到来让我猝不及防，整个人都感觉不好了。关键时刻那还得是“仗义哥”出面，只见他二话没说从裤裆里掏出家伙冲手心里尿了一泡，然后趁热拍到了我的头皮上。还别说，尽管味道不怎么好，止疼效果还是不错的，过了一阵子我就感觉由疼变麻了。

就这样，我没找见什么大酸枣，倒是凭空多了一个散发着臊气的大鼓包。

下山的时候，伙伴们明显在照顾我，选了一处比较平缓的土坡。“仗义哥”特别有导演气质，大概觉得不加戏不刺激，所以他认为跑下山坡应该比较爽，而且他第一个展翅翱翔，风一样瞬间到达了山脚下。没了

直上直下的压力，我感觉这个提议还不错，可以体验哪吒脚踩风火轮的快捷。于是，我用不着思索便张开了双腿轻盈地跑了起来。耳边呼呼的风告诉我，这简直太轻盈了，以至于两脚几乎着不了地。我敢打赌现在的刘翔都跑不过当时的我，甭说跨栏了，就是山尖都随便跨。一开始我还像雄鹰一样骄傲和兴奋，可没过多久我就清醒地意识到“坏了，刹不住闸了”！各种齐腰的杂草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整个身体像是被一块巨大的磁铁吸走了一样。我惊叫起来，“仗义哥”也觉出了不对劲，大声告诉我：“收着点，收着点！”可我狂奔的两条腿哪还收得住啊，比绑上火箭还有劲儿。

眼看我的身体倾斜得要 and 坡面平行了，“仗义哥”此时又恰当地做好了准备，他半蹲双腿张开手臂像个守门员一样等着接住我这个大球。要说惯性这个东西太强大了，从物理学的角度讲，我带着各种加速度按照一定的坡度运动，瞬间生成的力量会是我身体质量的好多倍。于是，在我准确投入“仗义哥”怀抱的一刹那给了他非凡的一击，我们俩同时滚落到杂草丛生的山坡上，山谷里回荡着他连绵的惨叫。

现在想想，没把他撞出个脑震荡和高位截瘫来就真算不错了。

“仗义哥”痛苦得说不出话来，手意味深长地指向山脚下。我爬起来朝那个方向看去，顿时被吓尿了！原来离我们不到五步的地方是一道十几米深的山沟。要不是“仗义哥”拦着，我早被那张深邃的大嘴吞噬掉了。我有点受不了这一系列戏剧性的安排，扯开嗓子号啕大哭起来，为那波澜壮阔的一天画了个粗壮的惊叹号。

后来，我纠结于是该感激“仗义哥”还是该仇恨他。按说他危难之时伸援手也救了我一条小命，但这一切不都是他一手策划的吗？

打那以后，我彻底宅在了家里，受不了那份惊心动魄。每天醒来用手摸摸大头还在，心里有说不出的踏实。

纯种旱鸭子

小的时候，妈妈总说我命里缺水，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算出来的，反正没经过我同意，就把我名字里原本的“斌”改成了“滨”。那年月讲究文武双全，按说“斌”才是硬通货，敢把它废了得有点勇气。

我倒没觉着自己缺水，怕水才是真的。

其实打小没受过这方面的刺激，我估计那种恐惧是与生俱来的。

每次老爸带着去厂矿的大澡堂子，我都特别抗拒，还没脱完衣服，听着里面空洞的声音，心情立马就不好了。都说孩子是在娘胎的羊水里泡大的——天然亲水，我觉得纯属歪理邪说。我怎么就和水亲不起来呢？难不成我是在旱地里发芽的？

几千人的大厂矿盖的澡堂子特别大个儿，里面宽阔的大池子有好几个，连在一起挺气派。和我同龄的小伙伴们特别钟爱这地方，因为那会儿找不到什么正经的游泳池，他们就在这个水温超过体表且潜伏着各种老老少少的池子里来回扑腾。

在那个年代的条件下，每天浴池开放后估计那池子里的水得必须坚持到晚上，很少换掉。在里面泡着的是辛勤劳作后汗流浹背的工人们和忍一个多月才甘心掏五分钱进来一次的家属们，那冒着热气的水已经没了最初的透明度，浑浊得像灰白的石灰水，淳朴的气味也特别“接地气”。现在的人如果穿越回去，乍一看还以为都在洗奢华的牛奶浴呢。

在里面扑腾的孩子们互相撩着水花嬉戏，会游泳的伸胳膊、蹬腿儿，不会游的都在卖力模仿，偶尔呛半口水咽了下去也没事儿人似的，接着还在各种肉体的丛林里摸索。

细思极恐。

一般来说，我都躲他们远远的，不是装干净，而是那些不明来历的水花溅到我脸上心里有点怵。

在老爸的督促下，我勉强泡进池子，一种莫名的不安全感顿时袭来，脑袋晕晕乎乎的像吃了两颗安眠药。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万恶的敌人把我俘虏了，用不着像对江姐那样往手里钉竹签、腿上绑老虎凳，直接把我的头按水池子里我就什么都招了。

没错，我的革命意志就是这么薄弱，尤其不能拿水吓唬我。

在池子里凑合一会儿我就出来了，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最凶险的淋浴喷头。

也不知是谁发明的这劳什子，非得让人从头到脚挨那些噼里啪啦的水柱子欺负。

如果不得不，那也只能来吧。我对付它的办法是先用我身上最厚实的部分——屁股伸进去试探，觉不出危险了再把后背送进去，让自己一点一点被无形的怪兽蚕食掉，特别像搞鳄鱼表演的：先秀足了其他的，再把脑袋伸进鳄鱼嘴里。

老爸最知我心，每到这个时候总是一边劝慰“这有什么可怕的”，一